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

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其書

曰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城規規務敦風

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

于悠永事如聞于遠越理須至于敷陳其意應

朔三州士由一帶強二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

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于定限往來悉

絕、奸徒泊覽舉甲取有侵擾于全屬當朝地

分或營脩伐壘存止或舍居皆是守邊之冗員

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寔深越封陲今屬省  
巡遂令按視備寃端寔諒難寢傳至于縷細之  
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拆移既未見  
從故宜申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候之處  
各差官員同共檢點早令毀撤却于久來元定  
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  
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  
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棄茲寔  
穩便顯俟准依上許之而難其人執政白遣太  
常少御判三司開拆司留忱秘書丞檢簽書樞

密院兵房文字呂大忠即河東理

曰蔚應朔三州地界俟羗職官與北朝職官就  
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乃嘉祐七年因舊  
繕葺元計六千餘萬工至今已三十年總脩五  
方餘工即非創築城隍有此誓書又非近年事  
北朝既不欲如此今示和孰好更不令接續增  
脩白溝餘亦俟差人檢示如有創蓋樓子箭窗  
等並令折去如有創屯兵級並令抽回朝廷自  
來約束邊臣不令生事如昨來趙用擅入全屬  
北朝地分雄州職官十餘人並已停降今來郭

業侵入全屬南界地分兼先放箭射傷巡人理  
頭應敵况北朝近差巡馬一是創生事端其郭  
庫事并其餘細故並循常創別無違越無可施  
行禧奉詔而退授以誓書曰辱遷使指來貺  
丞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保  
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賞越封郵之守欲令移  
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方宇豈重尺土之  
利而輕累世之欢况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  
之內國籍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倘事由夙  
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各改正而又每戒

強吏令遵誓言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  
細故已令還使其達本固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韓縝時為兵部侍郎天章閣待制乃假龍圖閣  
直學士給事中為回謝使忱等人辭對便殿忱  
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  
尺寸侵虜地且雁門者古名限塞且跬步不可  
棄業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貲敵乎臣既辱使  
指當以死報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上躋之  
忱已行上手勅曰虜理危則忿卿姑如所欲與  
之忱不奉詔大忠又以父憂去獨忱至何東而

契丹亦令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  
樞密直學士梁穎會于境上素穎頗倔强自言  
當廟坐謂北朝使相有此儀忱不從移文結難  
一日蕭首引兵萬衆入伐州意焚鋪候與官軍  
支射已而素穎徑入橫都谷施帳幕邀忱相見  
忱不往又欲設次于西陞東谷忱以侵地愈深  
不許會得國信所言至和中國信使蕭德常亦  
帶平章事與館接使行馬坐次恚分窟主乃以  
此報之于是會于大黃平以窟主見尋詔大忠  
奪來與素穎會議凡三四見議不決而指對蔚

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壘為界忱大忠即邀素穎  
行視無土壘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所至  
有分水嶺概言分水嶺為界則異時可以罔取  
此點虜之微意也相持既久忱等歸報上聞蕭  
禧且復來乃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魯公  
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凡八十年近歲以來  
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造謗端妄  
來理辨此教官吏同加按行雖畜籍甚明而詭  
辭不報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  
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聽

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  
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其所以  
待遇之方容具以陳朕將親覽琦上疏曰臣觀  
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而重虜人  
見形生疑必以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  
生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  
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地理  
界為名觀我應之術爾今日致虜疑有七通  
高麗取燕河教義勇脩軍器沿邊植柳榆置三  
十七將軍今虜因疑生事但不得不然好進之

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  
曰虜勢已衰持外示驕慢爾以陛下聖神文武  
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  
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  
之沿邊次邊州軍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麓勇  
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  
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腹心受敵雖曹彬梁  
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  
陛下計謂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脩脩之常與北朝道好之久自古所無

豈有他意恐為謀者所誤爾弼上疏言今揚使  
再至朝廷遠之則兵起而速患順之則河東斥  
埃漸蹙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舊來畜藉疆  
界為據使之盡力交相結難然北虜非不自知  
理由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自興寔  
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  
人造謗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  
嚴兵以待之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  
邊防之要也若朝廷來忿便欲深入討擊寔慮  
萬有一跌其害非細若便與西夏為犄角之勢  
則朝廷宵旰憂矣文彥博魯公亮則但持不與之  
論乞選將厲兵以待之彥博之疏曰中國禦戍  
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証彼雖危辭難奪正論  
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強弱在控制得術爾今者  
中國所以恃虜人者既極包含若其生事不已  
不使知懼臣恐未易馴服控制之柄無使倒持  
戎狄知中國不可窺奸謀亦自息矣是時蕭禧  
至白溝又堅欲交馬馱于城北亭非故事朝廷  
曲從之上批曰蕭禧于白溝住幾十日至今未  
聞起離向宗儒等雖再三報以舊例禧殊未有

從順之義若更遷延深恐虜愈肆強忿或出不  
遜之言或以巡馬擁送南來愈難處置雄州使  
人約欄又致喧爭萬一擾攘或傷官吏恐不可  
收於去歲蔡確接伴已許馬馱依常使車例于  
雄州交割今必難却其請可詳度止作朝廷據  
接伴奏特許依年例作兩節交換庶幾稍通其  
情于疆事易為商量又批曰北使久留白溝已  
經累月自通和好以來無此事朝廷處置寔不  
可緩蓋所爭者小而所顧者重議者若謂恐虜  
人因此得以占據兩屬之士是甚不然且北人  
前後執作証據以為屬彼者豈獨一事如夏秋  
二稅借它蓋館雄州門側創立標竿及巡馬不  
住往來之類不待更增交割馬馱一節乃可占  
據况人夫一半已于白溝代還在理委無深害  
可害連議指揮禧至致困書其書大指如去且  
以忱等迂延為言語其書曰昨馳一介之輜傳  
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  
約各守邊陲至如割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  
雖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終回韓俱繼至薦  
承函翰備認誠悖言有侵逾理須改正斯正見

和成之意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點于文驗則甚為顯白其鋪候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唯依自是及冬以月建日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言止有迂延之意若匪載憑絨幅遣使人寔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其達更希精覽遐亮至懷早遣邊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于隣馭一則表求敷于世契倘未從僻割仍示稽違在往復以難停係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嗇為宜時

王安石再入相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賞政殿

論難久之上曰凡事爭虜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朝廷固惜疆境城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遣使相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閩南之地則如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今代北豈可啟其漸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之忱大忠不可奪罷忱三司監鈇判官前此大忠乞終喪制奏曰臣與劉忱再會北人于大黃午蕭索梁穎詞理俱屈雖



議論反覆執迷不回切原其情技亦止此為今  
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一本路差  
遣置地界于代州以蕭士元為副李則與之言  
否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  
決議久寓絕塞人情皆非所堪連希成功寔恐  
有害機事理而臣方在衰疾棄几筵以將使事  
今者素穎亦必頽惜歡好決無倉卒起冪之端  
臣之去留似無所擊乞聽臣罷歸以終喪制至  
是大許之大忠雖得請去然終論奏以地為不  
許奏日切以北人窺伺邊疆為日久矣始則聖

佛谷次則今泉村以至牧羊峰瓦窰塢共侵築  
二十九鋪今則西起雪山東接雙泉求地五百  
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辨更無可疑惟  
瓦窰塢共侵築見與北界商量蕭禧未過界時  
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禧議又皆許之今西  
陞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他處亦以難  
保切料虜情有可請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狂于  
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激怒心此可動者  
一也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失則多  
此不可動者一也虜兵雖衆脆弱驕惰應敵者

鮮非咸平景德間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  
不固器械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  
者三也山後之民久苦虐政皆非思中國之心  
邊警一開必防內變此不動者四也北人最畏  
西夏復有遼鞑之隙果欲長驅豈無牽制之虜  
此不可動者五也虜主弱而少斷母老子孥繼  
有謀臣恐未得用今者虜使再入必未嘗先  
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且以胡谷義興治  
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度  
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窑塢如王僅新宗臣之  
謀則我無肩就之媿彼有可取之名蕭禧使還  
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  
路帥臣但為禦計一切勿校遂放命偵乘傳詣  
境上會遼人結絕以聞詔諭蕭禧以此歸報禧  
不受命又遣內侍李憲貴詔許以長連城六番  
鎮者治平二年契丹賞置鋪其間邊人以其見  
侵毀之後不復來至此計其即舊阻置鋪而禧  
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  
括請可上謂括曰虜情難測設危之使人卿何  
以處之括曰臣以臣任之上曰卿忠又固當如

此行學一時之安危卿安則邊計安禮義自中國出較虛氣無補于國切勿為也上又畫七事以問中書樞密院曰今遣沈括等行而事當預慮者蕭禧未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至二也過界三五程止之令俟蕭禧到三也到慮悵先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為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水嶺為界方得五也使入未許以分水嶺為界即領兵拆移鋪舍屋徐遣括等還持慢書來報云既商量不從已令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既未

是絕好如為處六也使入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馬使願仆于山谷中或詐為賊潛來傷害既不顯中國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即條其奏曰切以分水嶺既不可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至接伴至不容或有之然且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于義無傷則彼亦難恠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遣使人以分水嶺為界則許與不許且使人之散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

遂強移鋪屋前已計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  
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遇甚厚今  
雖未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亭若辱使人恐無此  
理上然之于是以使得指授沈括曰本朝邊臣見  
用照証長連城六番嶺為界公牒十六道多是  
北界聲說閨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趾並在長  
連城六番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  
八日牒稱南界送到于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  
嶺上收捕賊人張奉還等不合界道准法斷訖  
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牒捉到截奪南界代

州崞縣赤泥膠主白戶支牛賊人事既指長連  
城六番嶺南依舊趾脩蓋已是曲敦和好今禧  
更指分水嶺為界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  
之分水嶺昨蕭素等所執証照文字三道除大  
石義興治兩寨已為此界侵越不徑治午年發  
遣見不以連城為界外其西陞寨執張慶文字  
據言分水嶺上有土壘所據指處即無土壘兼  
張慶文字指雁門寨地比至界遮虜軍十一里  
今雁門寨至長連城地界為枕<sup>也</sup>等曾牒素等曾  
牒素等今指定是何山名為分水土素等回牒

但辨公邊山名地里界至南界足可自知豈可  
移文會問顯見元無指定去處今禧所執與素  
等同全無証據文字欲<sup>分</sup>恍惚等到北朝日符見  
用照証文字一：聞達北朝又詔曰國家與  
吳丹通好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  
大体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法蓋脩務後  
和會即更不論有無照証若不指定分水處即  
恐檢視之時難為辨撥一李福蠻地許于見開  
塲塹處分水嶺為界一水峪內又兒馬鋪并三  
小鋪即移近西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為界

一則西陲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遠探白草鋪山分頭水嶺向西接右長城為界  
一黃嵬山地已經 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  
于鼎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標地立四至訖及大  
池廟順義軍牒稱地里係屬寧化軍并無可商  
議二老窰塢地前來西界官私商量未了今已  
指揮韓績等一就檢視辨撥處以分水嶺為界  
且遣使者持報書亦禧報書曰兩朝紀好六紀  
于茲事師故常誼存悠比久承使指諭及邊陲  
已約官司皆從正當封圻之舊以需事寔

之分而介信未通師屯先集侵禁堠戍傷射巡  
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  
于臣工設次橫都席尤難于賓主數從理屈德  
就昭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槩輒舉西陲之偏  
說要該諸寨之提封屢考文憑既無據驗欲同  
按視又不准從職用幸違滋成濡滯切意有司  
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柱招車再垂函問  
重加聘幣彌見欢悰然論強事之侵盡置公移  
之顯証述廷臣之議獨尤痛苦之愆期深認事  
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神鬼之聽共立勢言  
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不嗇全僧之臣  
高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卞論使無侵越而行  
人留館必于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  
而移折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  
安輿為遙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棄英  
照洞加照悉禧見報書乃肯辭至是續為上山  
分畫利害安石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  
其地為請與之詔如安石議詔曰雙井水以瓦  
窰塢分畫地開壕立堠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  
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鋪外更不折移 見安

新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畫處若北人言  
及即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  
西接石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黃河畫地  
介其石長城以北弓箭手地聽割移于是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

神宗開南江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檢正中書戶部戶房  
公事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荆制荆南事先是辰  
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  
南江古銀州地接施黔祥柯世為蠻人向氏舒

氏田氏所據也產朱砂水銀金布黃蠟良田數  
萬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壓境上臣二  
人說之可使納土為郡縣書奏朝廷以委廣西  
鈐轄劉策既而上語王安石劉策所規畫甚安  
石策不欲令安石轉運司預此上曰誠然安石  
曰須朝廷精擇數人與同此事未幾策死固改  
命惇仍以東作坊使石鑑知辰州使助之及有  
僧願成者能為符錄禁咒王雱幼子夜啼用成  
咒而止雱德之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錄雱  
即薦之于惇、至辰州遂遣李資張詒及願成

茅入南江諭以朝廷之意賞茅偏宕無謀喪  
之蠻婦其酋由元猛者不勝其憤盡傳賞茅釗  
新于柱次至賴成博類來哀元猛素事佛乃不  
殺而遣之賴成不以為耻乃更乘大馬擁搃以  
自從稱廉訪大師猶以入峒之勞得紫衣師号  
博知羣蠻終不可以說下也即三路進兵誅蕩  
平之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縣以盧陽  
為名以又潭州梅山建安化縣得主客萬四千  
八百九户丁土萬九千八十九人田二十六萬  
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于是僖築武陽關砮城

寨以控制之又令李詰將取光潜師至飛山振  
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憂于鼎州目覩  
其事遂以書抵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  
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  
者數月博病其說且欲分功以陷之乃上言向  
者張頡知潭州之益陽縣賞建取梅山之議今  
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銀絹二百而  
執政獨患其異議會頡服闋乃就除為江淮發  
運使便道之官于是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神宗置南平軍



熙寧八年十月丙戌詔以渝州南川果銅佛堪  
為南平軍先是南川熟夷李光吉王袞梁承秀  
三族各有地客千家間以威脅誘漢戶不從輒  
屠之沒入其田士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約身其  
稅賦里胥代輸無敢誰何者招納亡命數以其  
徒為僚人劫邊民官軍追捕即人僚人已遁去  
習以為常厚賂州縣民使候伺守令動息乃築  
城堡以自固繕修甲兵遠近患之于是夔州路  
轉運判官張說等相與密議召兵馬使馮儀牟  
簡杜安行授以方略使圖光吉等且於治邊仍  
軍須以待事聞上可之儀等語乃禍福開諭不  
聽于是進兵窮討久未得巡檢李宗閔煩軍木  
藍獨逢光吉兵與戰多所失亡死之居無何遂  
為儀等所破以三族之地賦民歲得租三萬五  
千石綿絲萬六千有奇遂置榮懿扶歡兩空是  
歲熙寧四年也然其地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奇  
蠻其間種族且數十時為邊患于是朝廷補其  
士人王才進充巡檢控扼之其後才進死種族  
無所統一八年木琴木蚪輩二十餘族復數出  
盜邊詔下察訪熊本于是董督兵破駱益王本

二木斗輩凡七寨茅四國斬首六十六級俘男  
女百三十三人木斗翁已下四十八人來降遂  
盡遣乘傳赴闕上引見以上斗翁為奉賊安穩  
二為借賊木斗七安李四而下給俸授田有差  
于是即銅佛堪置軍以南平為名蓋其地南平  
獠之故地故也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  
通德凡三寨而併廢南川縣云

### 神宗城茂州

茂州領羈縻九州俱蠻自推一人為州治將其  
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郡蠻之中地  
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  
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  
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為誓習以為常茂  
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也田員外郎李琪知茂  
州民投牒請築城堪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  
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府路鈐轄司  
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  
李琪已罷去而太子中允范百常為之代延慶  
下百常言其利害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群  
訴于百常稱城侵其地乞罷之百常不許訴者

不已百常以挺驅去九年三月己卯始興築文  
靜等州郡蠻數百奄至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  
帥之拒擊殺教人蠻乃退百常帥民入牙城明  
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  
梯衝攻牙城矢石西下百常帥衆乘城拒守至  
甲申其酋長二人為樛木所殺蠻兵乃退百常  
帥民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閉路通永  
康軍北有隴東路綿州俱為羣蠻所據百常募  
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急告求  
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

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  
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  
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  
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  
盡于是延慶乞發陝西兵五千策援候兵集自  
將已往詔延慶為持重毋得輕去成都遂遣內  
侍押班王中正徑制蠻事上親染條約付之曰  
可出榜曉諭地接蠻夷州軍城寨茂州管下茶  
靜等番部作過已剪滅其脅從番族如能悔過  
歸順倍作加存恤應有合措置事逐路選監司

一員按視度其逐處城圍大小高低厚薄壕塹  
深淺濶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不  
可容其入保井泉足與不足汲用城壕峽淺之  
處合與不合增展開浚如今興脩畫圖計工料  
當如何規度計置功大者幾年可畢樓櫓守禦  
之備如何增置其材具于何處取用于何處  
差發保甲土木丁耒經教閱後急必難使如作  
番次于巡檢縣尉下巡防因以勸習武藝有無  
不便仍卽畧開封府界及立路見行保甲上番  
條約令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数于近便  
州軍差官簡選以備移用戊本處難得卽于逐  
路都作院漸次制造令特行選委其逐官毋得  
以為常事鹵莽供報須親按視及體訪利害條  
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既而鈐  
轄司已命百常與諸蠻和誓而中正自以為得  
旨掩襲五月乃將軍數千自箕宗關入恭蕩州  
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畜產焚  
其廬舍殆盡乃復與之和誓七月又襲擊之又  
隨而與之和誓乃遂故事與蠻和誓蠻先輸貨  
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私乃籍所掠人畜財

物使歸人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棘米  
報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引于  
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啼之掘地為坎及縛羗  
婢置坎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  
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  
羗婢以毡蒙之終宿失去百常坐築城致寇時  
追一官勒停然朝廷亦卒城茂州云

神宗平下溪州

熙寧九年正月乙卯以下溪刺史彭師晏為禮  
賓副使師晏蓋槃瓠之種所居即漢黔中唐彭  
水之地其俗阻五溪歷代荒獠不常唐末諸酋分據  
之地自置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晉天福五年有彭  
上愁者率群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南節度使馬希  
範遣劉勅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與上愁約和  
而五州酋豪既來盟乃立五銅柱為之界授上愁靜  
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保使持節溪州  
諸軍事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戶  
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世子孫世襲上愁官爵國初來  
詣辰州願比內郡輸租賦詔本道按山川地勢以圖  
來獻卒不許之惟賜以印綬羈縻不絕而已至景德

中有彭文慶者來貢方物真宗賞而戒之後有彭儒  
猛彭文綰彭士漠等繼以脩貢唯彭士義者名驚點  
父祖五世襲下溪州刺史諸州將襲承為率蠻酋子  
孫若嫡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聞移辰州、吏保  
証申于轄司然後奏朝廷而賜以敕告即望拜闕庭  
而受恩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龍賜天賜忠順保  
靜感化永順六州曰懿 安遠新洽當來寧順高十  
一州每州有押寨副使及校吏俱自補置至和二年  
士義納其子知上溪州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其子師  
克投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有叛謀于是轉運司

李蕭之等共議領兵丁數千人入峒討伐以師寶為  
制導兵既至而仕義道入它峒不可得官軍戰死者  
十六七後蠻獠數侵地不可復制問遣三司副使李  
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朱處約轉運使王綽經  
制招伐領兵問罪仕義乃陳本非有侵軼不順之狀  
因其子悖逆而有司擅伐無辜願以三十州舊地復  
奉貢求以嚮化既又遣殿中丞雷簡夫任議伯欵遂  
以所掠兵丁共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并蠻衆  
七百人赴誓場飲血流降而遣師寶知龍賜州戒勿  
殺而荆湖之間遂以無事其後仕義為其子師綵所

弑父自稱叔發遣下溪州事知衆不附專為暴虐賊  
殺不辜旁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同巡檢彭仕選  
都指揮周允榮攻圍師綵殺之并誅其黨田忠財以  
下三十餘人乃納誓表上其父仕義平生鞍馬韞械  
仍歸所侵地因辰州以聞于是朝廷命師晏襲知下  
溪州事其所賜予之甚厚詔以所歸地為鎮溪寨是  
歲熙寧三年也五年春師晏願納馬皮白務洞乞陞  
刺史從之六年冬師晏遂舉州內附于是知辰州陶  
弼部兵夫人下溪州繕脩城堡遂置會溪城黔安寨  
詔晏師而下十有八人赴闕既至乃有是命餘補班  
行有差

### 神宗平交趾

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居郡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諸  
蠻密僭甲兵乃露奏曰交趾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  
思蚕食王土臣今得其復心知其要害乘此時不取  
他日為害大哉願得馳至闕下而陳方畧論者以注  
且為國生事不省上即位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  
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繼大遼右臂又  
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于是獻言者  
謂交趾已為占城所取衆不滿萬亦可計日取乃以

注知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常在此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俱可指呼今溪洞非昔日之兵器甲無當時之脩腹心之人死亡大半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矣衆不滿萬恐傳者之誤也注至桂州自持磨至田陳州酋長遠近借至問其山川曲折老幼存亡甚得其歡心故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平交州者輒火其書沈起獨言交州小醜無可取之理安石喜乃罷注歸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上兵為保伍授以陣為使歲時隸習諸洞騷然

又于融州強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又遣邊吏薛舉誘納恩情州儂善美于省地交人以為言上患之御批付中書熙何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于南方千賞妄作引惹蠻事若不早為平治則必滋長為中國巨患實不可忽宜連議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安中外于是以劉彝代起彝至復令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交人愈怨望大集兵丁欲謀舉事時知邕州蘇緘同知之以書抵彝請止保甲罷水運容互易無使交人興師有名彝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



得報言邊事熙寧八年交人果大舉衆虎八萬十一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欽廉二州破邑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蘓緘聞賊至閱郡兵從相禁軍合二千八百人分布城堞又號召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畧使以部分地自守又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蓄衆又豐今賊衆已薄城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取全勝若一人舉足則群心動搖大事去矣若輩聽吾言當蒙厚賞不聽或遁去或并其孥盡劍斬之時大校翟績陰謀出奔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孥舟邕江與賊逆戰斬者三百餘級十二月丁酉賊薄城下賊為攻具四百闕城緘為大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城中心益固咸謂救至在刻漏圓即解是時遣使請救于彝二遣都監張守節領三千兵以赴援守節聞賊衆十倍逗遛不即行復迂途貴州駐兵康和驛陰覘勝負緘又遣燭丸告急于提點刑獄朱球、得書驚泣以便宜督守節惶布移軍大夫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一軍俱覆為賊擒者數人百戰知此軍雅善攻城因啗以利使為雲梯、成為緘所焚又為攻壕洞子蒙生皮

緘伺其既度于穴中縱火焚之賊計盡欲去會有教  
賊囊土教萬傳城山積頃刻高教丈賊衆登城已  
陷緘猶扶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  
手遂歸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殺之歲于坎縱火  
自焚賊至求尸俱莫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  
以百首為積凡三百八十餘積并欽廉所殺無慮數  
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之圍凡四十有二日緘  
憤彘起生事致寇且坐視城粟弗救歛畫疏聞上屬  
道便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聞達朝廷卒無一人之  
救以至于沒緘之沒以九年正月庚寅而朝廷未之  
知也上自聞交人入寇即深咎彘起以石鑑代彘且  
詔鑑體量彘起以聞已而手詔中書曰沈起昨在廣  
西妄傳密受朝廷旨意徑畧討交州又不待詔禮擅  
委邊詔接恩情州儂善矣及于融宜溪洞強置城寨  
虛奏言蠻衆內附既興築果致殺擾殺土丁兵校官  
校以數千今交賊犯順宜獠內侵使一道生靈橫遭  
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了無疑者朕為人父母視  
此遠方無辜之民橫遭災患深所哀悼沈起可代死  
削奪在身官爵送恩州軍編管命未行而中書樞密  
院言劉彘亦相繼生事罪不獨起乃並命安南招討

司更訪其寔至是御史蔡承禧以謂欽廉已破邕管  
既危數郡之民橫遭屠害乞行沈起前詔劉彝亦更  
伸國典十月庚寅詔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御制集賢  
院脩撰沈起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邕州團練副使  
隨州安置後數日蘓緘死事上嗟悼為之不食詔  
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  
上田十頃官其親族七人初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  
叅軍携家省父將還而賊適至緘私念郡守家屬出  
城見者以為避賊則人有走心獨遣子元還桂而留  
其孥至是俱死惟子元在詔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

閣門祇候奪服充募舟師副將召對便殿上撫諭甚  
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子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  
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張巡許遠  
以睢陽蔽得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道也改授子元  
殿中丞通判邕州緘既沒交謀入寇桂州前鋒行教  
舍或見大兵自北南呼日蘓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  
怨師懼遂引歸其後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  
雖已降責尚未盡乞治劉彝雖已降責尚未交趾之  
圍邕州也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  
為然既而城陷上歎召天府會議于天章閣安石曰

如此則事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阻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交趾乃為露布榜之衢路自言所部之民亡入中國官吏容受庇匿不遣我訴于管桂不報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報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鈴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洞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安石見之大怒自作勅榜以報復之方

是時趙高之延州命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徑畧招討使科秦晉銳兵十萬人發軍騎總九將軍水陸進討入內押班李憲副之高乃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于軍士並領兵至節制号令則當歸一憲銜之憲語高曰今邊事共奏稟御前指揮更不徑中書樞密院高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徑二府恐類墨敕于事未便憲曰將來若至軍中不聞天子之詔當從便宜高與憲由是居于上前紛辨上問孰可以代憲者高言郭達者于邊事上曰卿銳帥全副之如何高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為裨贊于是上

更用達為招討宣撫使高為副兼都大提舉糧草高入辭上諭高曰用峒丁之法先須得實利然後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虛詞責其邗全如延劄點教蓄兵若非卿有以制之使輕罪可決重罪可誅違西夏則其禍遠合于兵法畏敵之義則其効命也難矣今卿可選募精勁工人一二千擇梟將領之以脅峒丁諭以大兵將至從我者賞不從我者殺若果不從即誅三兩族兵威既立先脅右江此等既歸順則攻劉紀巢穴不難也郭達性吝青卿宜諭朝廷不惜賞恐達好作崖岸不通下情將佐莫敢言卿至彼為言之毋得輕敵高頓首拜詔既行與達諭論頻不合上復馳御戒飭之高初受命以為遙合不若親見即款馳至桂林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豪勇者啗以利招揉攜二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臨之達不聽留思明州憑祥峒踰七旬高如何知交則始怵于李尚書悻維元之謀乾德與其母怨之而以國聽阮洙洙每有懷服意而廣源州劉紀甲峒申景德俱擁強兵橫山寨監押成卓故與洙景德相好高欲使卓責勅榜入賊中招納達又不聽尚竟遣間諭紀一將其族屬請降已而大兵發思明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

還永平與兵會高又以廣源間道距十二驛趣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  
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已  
而糧穰阻絕瘴毒日甚十萬之衆死亡十九高急分  
遣將吏伐木治工具杙石如雨艘艘被擊俱廢徐以  
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殪斬數千級沒溺死者甚衆截  
其渠帥交人乃進降表遂班師而造大慙于玩賊乙  
亥造貶為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高為右正言直龍圖  
閣知桂州其所得廣源州者詔為順州順州地叢陰  
嵐障時甚自置州而官吏戍兵去者輒死明年秋乾  
德遣使入貢且以順州為請高請弗與歲戍以三千  
人十損五六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造等  
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  
之未為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還朕尚  
問之况使十損五六耶乃詔罷歸所畧邕欽兼三州  
人口當還其地其後交人歸所畧二百三十一人遂  
詔廢州與之是歲元豐七年也自沈起劉彝不能按  
禦遠人致陷三郡是後也僅得順州又不可守竟棄  
之生口十得一而朝廷命徐禧計其費凡費錢帛金  
銀糧草五百一十九萬貫足兩石于二廣之民自此

大因

神宗平歸徠州蠻乞第

瀘州之南三十里有納溪寨，西南五里有羅苟夷八姓五十餘村夷族千戶元豐元年納溪寨居民與羅苟夷競誤歐殺之夷訴于官，為驗其寔夷恚償謂漢殺我人官不償我骨價又暴露我夷人由是寇邊詔西閣上門使經原路提管韓存寶都大徑制夷賊公夷知歸徠州乞第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助王師存寶報以無用重兵納能撫過諸夷擒捕羅苟餘黨當厚賞乞第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第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第怒遂率晏州夷六千餘突至江安城下責存寶如約江安城守不可得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使介邀之打誓，已乞第率衆復圍羅个牟責稅不入羅个牟者熊本所圍結熟夷也以急來請兵時梓夔路都監王宣守江安即出兵與乞第戰一軍俱沒天子聞之詔存寶將兵萬五千人討乞第以皇城使姚兪為第十將左宅使呂真為第二將落死使咸寧為第三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振為四將是歲元豐二年也歸徠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存寶兵既出寨會久雨留屯不進遣

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存寶以聞上悅御批  
詰之曰乞第昨既傷官兵又已害王宣等朝廷遣兵  
必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乞  
第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計歛賦乘便進討或  
果欲受降如計歛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  
朝廷出師之意如乞第尚能蟻衆委存寶多方擇利  
掩殺如賊党逃潰亦選名將搜捕招募若逗遛不能  
成事必正軍法既而軍食盡存寶引還天子大怒命  
知雜御史何正己就按斬存寶巫吏命林廣詣軍代  
之廣至則合兵三萬為前後軍日尊軍士、俱欲為

用廣先遣間入賊諭以逆順且索王宣敗時死亡士  
卒于是乞第歸卒七人送降書而身不至廣乃陳師  
徒于瀘水率將吏東向再拜誓以滅賊遂以四年十  
二月再出擊之始軍行有二道自納溪至江門近而  
險自寧遠至樂共回遠而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  
兵距險而大軍寔趨樂立賊兵不能支遁去廣分兵  
繞行席帽溪掩江門彼大破之師次落个網山西南  
蕃部族降者相繼而斗蒲者不至廣又遣兵討之斬  
首五百級落茹兜山阿徐地部相率守叁隘廣又分  
兵腹背攻之斬二千餘級得王宣王謹言陷賊時即



是月丙午次落娑遠乞第遣其并父阿汝詣軍門獻  
馬請降廣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第伏弩毡裘  
下猶豫不前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首  
豪二十八人劫三百級獲馬鎧伏及乞第父子所授  
勅告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第、阿字乘乞第馬  
度上橋追兵迫墜水斬之以為乞第爭其尸以故乞  
第得徑下橋跳去乞第既失去數將士數萬相顧無  
人色復從兵追襲會連雨雪甚力斗無<sup>聲</sup>次大人山山  
形俱刀劍立次黑崖然桂為薪上鴈飛不到山

明年正月始入歸徠州、唯第屋數十分兵搜捕俱  
無所獲所費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餽運不繼走  
馬承受李文炳問廣軍事當如何廣曰已如朝旨蕩  
賊巢穴雖未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炳乃出去年  
去月所授密詔題云至歸徠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  
將來大兵深入討賊期梟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  
及城守要害雖未能得乞第萬一糧運不繼亦聽班  
師軍中俱呼萬歲曰  
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遂班師于是築樂共城江門  
寨席帽溪堡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番  
羅氏鬼王鋪永西南石門君長寺願輸貢職捷書聞

遷廣軍馬都虞候衛州防禦使

二二二

宣仁垂殿聖政

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  
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  
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  
三奏上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  
復日依舊上亦顧視肯首既退移班東間皇子及皇  
太皇太后朱德如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  
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太后且為國  
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于再三皇太后泣  
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宴群臣皆常見之今

必更長立乞再瞻覲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旦  
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復再  
入先是蔡確謂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則必奪己相  
乃陰與邢恕目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  
團練使公紀遊上初寢疾恕密聞公繪公紀二人辭  
不住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  
曰家有挑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  
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華何在恕執二人手曰  
右相全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切宜早定議  
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竟去已而

恕反謂雍王穎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  
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  
謗棫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  
故恕因之人知確與珪異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  
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比如何確曰疾向安將擇日  
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內別有處分  
者相外為之主公為穴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  
其為嗣則公不知死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  
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在恕曰  
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命郡臣莫不知

公盡以問疾率同列具入亟于上前白發其端若東  
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  
然之怒又曰此事當畧設兵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  
以自表其曲折弟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博字  
也確媿謝謂怒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悖固凶險即  
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之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  
兵待變于朝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  
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博屢以  
語迫主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

連稱是字数聲徐曰上自有字復何議蓋珪寔無他  
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博  
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  
顒于殿門外博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  
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輔  
臣等各罷歸翊日遂立皇太子確博京怨邪謀雖不  
得從其踪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  
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寔本怨發之元豐末建儲事  
諸家異說與  
史官既別如考定專政元祐舊文固得本寔矣弟根  
弗許今未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  
毒夷狄遂入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  
子致蔡確章博蔡確等得乘隙進謗為萌芽則自邢

起發之其令蔡京領陰子入內廷確博當時變必有  
他說治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之府何與朝廷事  
也政生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死疑似之迹則  
橫禍必伊從而來疑似之當時不逆如此耳其京  
浸淫轉加增飾遂有豈朝事昆事黃履疏高士京  
書至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証仙文字誕名御製極矣  
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  
廷之事豈有急乎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  
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精俊好學日誦論  
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  
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  
賀遂宣制立為太子改為照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  
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子叔同處分候康復日依  
舊本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

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  
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  
行自此執政日再入舊記書甲午立延安郡王傭皇  
后叔同處分紀同哲宗立為皇子舊錄誣語與  
文臣已具下明文字甚多曾布手記亦曰神宗與  
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際事已素定而邪奸誣罔盡以  
為蔡確章惇建策之功史官已刪去從政江端友  
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宣仁聖烈皇太后當元豐末垂  
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內安人為宰相天下歸心  
馬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乂安人近于今稱之為  
大行祖宗正事抑絕外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  
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老婦之語其功德  
魏：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  
以為誣議使后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

不勝  
痛恨

丁酉皇太后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問王珪等欲以  
溫州僧道親前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  
否珪等言今疾勢如此醫工束手無如之何尚與此  
藥靈異萬一有效因以進御然亦無及也初元豐五  
年妹上不豫道親詣尚書自陳前年在雁蕩上岩間  
有一老人自上而下與道親語付藥一丸其大如彈  
曰爾達入京以進皇帝此藥以萬歲勝膏熬成可以  
金盃玉鉢研之日三服三日九服此可保九九之  
數藥名龍壽丹道親得之數月未行再于山林遇之

仍趣其行比至都已聞上不豫依老人語不敢隱蔽  
尚書省異之不敢受其狀後因奏事言及之上命從  
政取其狀并藥及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進藥仍  
言乞拯濟孤窮禁天下勿捕龜又乞太歲本命四立  
日慎酒藥此外無所須也上遣從政至雁蕩山以燒  
香為名訪之無所見至是皇太后遣人于睿思殿求  
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言九、上即  
位至十八年又云四立日慎酒藥上以立春日得疾  
云

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相王珪讀遺制哲宗即位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來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庚子以宰臣王珪為山陵使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德妃朱氏為太妃

辛丑元豐八年三月八日群臣詣闕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答不自是表三上從之

已酉以皇帝即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內臣分詣諸神祠

已卯禮部御史臺閣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呈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榜子皇帝獲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詣事三日已上四拜不拜跪候附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陛下以閣門軍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朝臣障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東門應給賜者并門賜從之

丙辰上御迎陽門怪殿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  
以下合班起居常劄分一十六班是合班以閤門奏  
請故也已未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渙門下侍郎  
車惇中書侍郎張操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為通議  
大夫尚書左丞李清臣為大中大夫

庠中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大中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為通議大夫詔以  
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路國公文彥博前執政  
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現文殿學士知河陽

馮京現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賞政  
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賞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  
惠卿賞政殿學士知濠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  
寧府王安禮寬衣銀帶銀帛有差 初司馬先四任  
提舉崇福宮既滿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  
表上國子監未報會神宗崩先欲入臨又避嫌不敢  
已而得聞親文殿學士孫固賞政殿學士韓維皆集  
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先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皆擁光馬呼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現之光俱會



放辭遂往歸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曰道內侍梁後  
簡勞先問所當先者先乃上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  
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  
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君  
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  
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由歧路近差  
跬步遠夫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  
皇太后同新萬幾聖謨允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  
乃治亂之歧途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  
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安  
為智以範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  
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  
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頌公私兩困盜賊已熾尤  
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  
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無  
知往者歸罪先帝此臣所以日月憤痛心泣血不顧  
先亡思有開發于朝廷者也臣以為今日所宜先者  
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  
知朝廷闕失及民間苦者并許進寔封狀盡情極言  
仍頒下州縣諸路州軍于所在要闕處出榜曉諭在

京則于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  
於州軍投下委長史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  
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奸詐即責保知  
在奏取旨揮放全透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  
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下其言而顯擢其人其  
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採者報聞  
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人言日進群臣無隱陛下亦  
雖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奉措施為惟陛下所  
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本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  
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 四月又

詔元豐六年己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並依  
三月六日敕書指揮特與除放詔曰恭以先皇帝臨  
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  
下傳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為  
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寔惠或  
妄意窺測怠於降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中  
諭之外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  
易法度惠安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  
史臺察訪彈劾以聞贊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先  
知朝州承奉郎秘書少覺孫覿兼侍講奉議郎宗正

等丞劉次莊為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真定府路安撫  
司勾當公事孫升為監察御史朝奉郎劉摯宣德郎  
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  
郎中奉議黃庭堅為校書郎 詔守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路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計辭免兩鎮節度 詔  
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赴部堂議  
事

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左司員外郎蔡確  
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恕有詩送行神宗嘗對  
確稱為且謂恕又在館下當遷確曰熙寧變法之初  
恕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即召恕告之恕

尋遷著作郎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恕雅善司馬  
先呂公著確愛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  
恕以結二人也然恕輕險為確有定策功于是驟遷  
都司 中書省言登極赦書并今月八日朝旨民戶  
欠去年夏秋稅租

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納錢物倚閣稅等乞  
並特除放之 詔諸民戶欠元豐七年以前常平免  
後息錢各特免放五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  
限當罰錢調奉天河防急夫開脩京城濠及具水利

夫罰錢役人誤俗工食錢亦並除放

司馬光言疏新法病民北皆群臣躁于進取誤惑先帝便利歸于身怨歸于上非先帝之本意也又言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為今之計莫若擇

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痛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巡分是乃毋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聖明裁察

陳所急于二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且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問閭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利兩困盜賊已煩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寔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史不得抑退其義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登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頒于四

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衛管  
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依保馬元立條約限均  
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  
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錢三千斤臣忽  
然聞之悵然失圖憤抑無已臣非私于二人直為朝  
廷惜治体耳夫阿意箱口容身竊祿此小人之利也  
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于下而  
不聞國家佔危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哉彼宋彭年之  
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  
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

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欽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  
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為猶有所不達太  
平之功尚未可期也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  
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之人皆得進  
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則天下之人聞知朝廷樂  
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納忠之  
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  
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愚事妄言無所顧避此以  
苟知于累朝見稱于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  
於聖人也上奉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

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自瞑目臣久忝便安今  
朝廷授以名藩寡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  
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  
不逮伏須罪戾不已于是令先道闕入見

己亥詔賞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  
著乘傳赴闕庫成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日初贈太尉再  
贈太師謚曰文恭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  
筵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二年無所建明守成  
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

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以得聖旨故也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知  
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畧曰臣乞下詔廣開言路凡  
有司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乃願下諸路州軍于  
要開處榜曉諭鼓院檢院州軍長史不得抑退昨奉  
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  
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阿採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  
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  
讀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頭  
懷犯非其分或扇惑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

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旨下則術惑流俗以干取虛譽審出于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以六事罪之矣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維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尚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切要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六月詔河東州軍人戶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日元豐七年以前所欠並與除放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心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可相矣凡人之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

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切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愛人為心則民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觸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事先忠力矣何憂軍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又奏臣近者伏覩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群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幸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以增飾而為之者又云若不改正臣恐自今聖聰漸成壅蔽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旨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別撰詔文編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好諫之心披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于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渴於求諫于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切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言豫設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



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  
務在勤求謹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編頒  
天下在京于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外諸州府  
軍監各于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內應有知  
朝廷闕失及人疾苦者許並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  
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於  
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史即日付遞聞奏不得取責副  
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奸詐即令本州  
責保知在奏取旨揮放令遂便有上件寔封狀其所  
聞至當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  
長其言無可採事不可行者亦不加罪如此則下情  
無不通嘉言固伏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  
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先條付委三省官看詳擇其  
可取者用黃帑盒出再進入面置左右以備規戒或  
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  
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  
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  
以防壅蔽敷求謹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  
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

助而群臣所以進戒下上交倣以遂文武之功朕甚  
慕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  
民間疾苦在京于登聞鼓檢院投在外于所屬州驛  
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  
奏乞改前詔于~~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  
十事見輔道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  
哲宗門  
御所奏深有關益備見忠諫良切加稱當此極民疾  
苦更張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復上奏云陛  
下必欲更脩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  
人為急乞廣開言路選置基諫登用正人此最為當

今急務遂薦孫覿劉摯王岩叟孫覿太皇太后封公

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

未當以聞司馬光薦劉摯趙彥若傅堯俞

范純仁呂大防王若叟范祖禹等六人

范純仁君錫李常晏知止范純仁孫覿胡宗愈

韓宗道梁燾蘇軾知慶州范純仁應詔言得失

朱光庭蘇轍六月二十二日求言范純仁秋七月朝奉大夫范純

在慶州此月未能上疏更詳 禮為戶部郎中光之所未存也 呂公著為尚書左丞上

言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以正前失 詔應三省  
合取旨事及台諫章奏並同進施行庚戌三省樞密  
院言同差除及進呈文字理須會議者先於都堂會

議或過假及已歸東西府廳便門往來聚議從之

司馬光以近年諸州勦到劫賊但不曾殺人情理可

愍者並從寬貸明難州長者曰元祐初溫公當國天

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

僚臣庶上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

政者詳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

其中除無所取及冗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

僉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僉出更賜詳覽或留置左

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

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

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僉出蓋欲陛下知

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又言青苗免役保甲保

馬困民 九月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蜀日久西南

生民疾苦利害新法有困于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

未到闕宜先以所見條析入急速奏來于入內侍

省投進無有所隱 朝奉郎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

史摯言切惟陛下即祚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

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者獻其說祖宗以來諫官

御史張設負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稱諫諍之臣

欲望聖慈于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

許言事其所領按察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  
輔聖政 朝奉郎蘓軾為禮部郎中監察御史王若  
受上疏言青苗役法保甲之法十分之六七猶在此  
奸邪遂飾過以欺 聖聽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  
利者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策也 臣願陛下奮然  
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教事則天下大亂無事而陛  
下高枕而卧矣 保甲役法十月癸酉詔做六典置諫  
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  
侍郎給舍諫議中丞侍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  
除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淵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  
右正言蘓轍為司諫范祖禹為正言令三司樞密院  
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叫外望章  
惇曰故事諫官令兩制已上奏舉執政進擬今除自  
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以知之得非左右所為此門  
不可侵啟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荐非左右也後  
以親嫌范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尋復以純仁兼侍讀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御史  
兼侍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詔比者詔合屢  
下兼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  
即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

心奉行監司檢察上有違戾即御史臺彈奏侍御史  
劉摯言臣切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  
大監司之任亦重矣人有一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  
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  
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才頗上駁雜情之未一各懷所  
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之壅  
其淺中凱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以其所宜治  
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懲此惠臣欲望聖  
辭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秦隴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  
於幕進多非吏歷民事人微望輕惟自過威刻而下  
終不服今宜稍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轉運使用  
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  
稍高練達民政識治亂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  
明授之以政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寬弛肅給應務  
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  
帝之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  
考察見今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強<sub>罷</sub>之人苟非  
有顯過宣還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今不至于失職無  
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茲伏望詳酌施行十一月  
朝議大夫詳于仇為京東轉運使于是司馬光語人

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求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有子駿布在天下呼僉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數亦殺于前云司馬光言臣切惟皇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于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群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伏望陛下特留神察審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群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 奉議郎太常丞王覲為右正言覲首上疏論知人安民 司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于用兵先帝深悼其然厭截：論言思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聲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東常幼貢乾德拜章征戎開拓之義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散青苗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茶鹽額措置

河北糶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  
已至者十有餘章未有不以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  
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  
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猶習常安故憚言更張雖  
皆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充  
養同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上在  
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  
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  
賊群起其為國憂患豈敢盡心哉伏願陛下心斷自  
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于舊者則存之  
其餘臣民以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今  
因臣民上封事懇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者  
復遵禹訓高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  
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  
率由舊章但使政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然海內  
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有  
如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  
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  
御史劉摯言伏見昨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  
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絀貪

刻發政施仁無有虛日故近至畿甸遠至海隅莫不  
鼓舞承風傾心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  
号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稀濶中外顯、無所見聞  
深求其故皆以為執政大臣議論不一之由所致也  
有陰拱而坐現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四制  
者有忍恥以懷旧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  
施于上而不下庶政壅于朝而不行以致書文稽留  
人情隔塞伏望圣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  
當務同叶恭相似以信去其二心以濟國事應今來  
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今條上旨則望圣慈發自睿

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天時乖戾之變欲乞先  
次許臺諫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

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因係淹留在  
京委刑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今提點司諸路州軍  
今監司催促結絕先是上封者言切惟時虛未應閉  
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欽恤法令未至寬民宜下詔  
恤天下刑獄故也右正言朱充庭奏疏言章惇蔡確  
韓縝等居位恐累圣政甲辰御史王岩叟言今天  
下之人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  
之法流害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絕



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確之阴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狼戾相為用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于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及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解天心下現民意奮勵勇剝一革大害一去大奸以為宗社無窮之休以為生民莫大之福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

己酉司馬光以疾謁告 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正謝及恭謝光惶恐不

敢奉詔乞疾間入謝依減拜旨揮先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五月十三日先乃入對延和殿又移書三省略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領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曰役官不得力為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十已七八又曰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蘓息貧民先須十八路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當愛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賞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編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又云旱勢可惧

宜將常平米賑濟直至成熟日還納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寬惠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徃嗣天下寒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除官不拜乞優與推恩又移書樞密院略曰呂大忠言憂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必年歲間彼必曲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負賜徃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日更召見詢訪其詳河東徃畧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

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享有胆畧者代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又手書與公著曰晦林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議晦林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有蹉跎則入彼相矣願慎旃光誠不敢以憂國為己任然昨日富家之喻已上聞矣光自病已來悉以身付醫家惟國家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林矣二月下邗詔曰朕紹承聖緒德覽庶

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司監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同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為應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奉曾歷一任知州已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遇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聞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事墮廢為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奉者加懲責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

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閏二月司馬光欲露章奉文彥博自代不聽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以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後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以納過見今有無當抵物力連具保明以聞從蘓轍甲戌所奏也孫覿言切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交慶以為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頗或踈畧尋有旨更差韓維等四人等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求久矣先之學集行義群臣莫與比者如更行忠亮為寔才識明敏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

務無不舉矣今韓俱人品污下才薄望輕伏望聖慈  
罷俱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  
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罷後司馬光之  
言也王岩叟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外如此甚善蓋  
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事蓋出于外人交結  
官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太皇  
太后曰極是 壬寅右司諫蘓轍曰臣聞薄賦歛散  
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久而不勝其富也故臣  
願于元豐庫或內藏軍乞錢二十萬貫為招軍例物

選文武官僚有才幹者往河北逐路于保甲中招其  
強壯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合河北寇  
賊成群皆是保甲餘党若因之飢饉則變故之作不  
可復知臣訪聞淮南久旱二麥並已枯死官吏未見  
賑濟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  
處賑濟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  
何並不曾中請擘劃兼乞辭訪諸如有似此闕食去  
處一例施行又奉蠲積欠

丙辰方司諫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  
曰知卿等公正不由執政用卿朝廷有缺失一言

未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紀小不比神宗時若非  
臺諫公正忠孝及執事得人一人耳目何得盡知天  
下事之執政若不執奏事却要何用臺諫官若畏避何  
以立事卿駁安燾極當極知卿公正非不知安燾不  
才無公望但以願託不欲盡去卿等所言多已施行  
餘事休避仇怨安心言事 三月右司諫蘓轍論  
除安燾詰不合給事中書讀是時工部尚書孫永為  
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  
不勝任以問司馬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  
廷非急於征利貪使望風括刻之患庶少息也常言

諸路吏不達朝廷愛民之意以調凡所以供給縣官  
皆可廢弛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稅課人國  
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上佐國用伏望全慈特下  
詔令申飭官吏無謂寬民卹物之德方行于上而于  
賦租課人廢弛不治以誤大計 先是太皇太后遣  
勾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予宮中閱  
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于治  
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加歎卿平時所蘊如此  
况當茲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机政斯逾年矣  
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可乎夏國未附禦

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諭荐用副東  
求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據元祐  
博此奏以三月十五是日文彥博奉堪大任者三人  
日上今附本月也  
劉庠 燕頌 劉奉世 又言用西羗之策考功負外  
郎林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叔發遣推官上  
官均並為監察御史中丞劉摯之舉也中書舍人蘓  
軾不行叙復沈起詞頭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齎詔賜  
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  
四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疾其驅副我  
虛懷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昭慶居中隨侍

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  
乞台用彥博而已佐之不聽及將韓奭太皇太后以  
御劄付光欲如卿所奏除光奏彥博勛德爵甚遠在  
臣前若以彥博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財事体  
具正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知憂國遠慮不為身謀  
其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彥博名卿之上于予所以待  
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光又奏曰切惟彥博光  
輔四朝勛德著明為太師年八十一臣為京官彥博  
已為宰相所奏蓋國体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  
聽及韓奭罷即遣中使召彥博益用光奏 詔諸路

災傷賑濟及盜賊公事及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  
許于青苗息錢內支候役法了日奏取旨揮左司諫  
王岩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  
留意伏望選官措置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  
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食人戶不得過三石其糶  
到錢起發上京司馬光言臣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  
旨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体量州縣人戶如委是  
缺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年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旨  
揮州縣多方存卹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  
道然所以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更

令提點刑獄司常切体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  
缺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聞明公優與獎擢  
其全不用心賑濟致令人戶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  
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勦沮百姓寔沾至澤三省  
進呈依奏 右諫議孫覿言淮浙災傷米穀踴貴慮  
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体量廣行賑濟遍下諸路災  
傷各以實言如不寔者坐之時災傷轉運等司並無  
奏報及循毫至甚詔令發轉運司体量災傷州縣缺  
食處仍令循毫州分析並不申奏災傷次第及且見  
今斛斗倒冬產置以聞詔內外待制以上各堪充轉

運判各二員 辛丑詔曰朕惟闡基延閣皆圖書秘  
記之所藏而校讐論撰位序多缺永惟祖宗樂育美  
後常詔二府爲士置之秘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  
甚慕爲執政大臣吾之所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  
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各以名聞朕將考  
其才器而甄作之 乙卯右司諫蘓轍言伏見淮南  
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苗上供米三十萬石以  
濟其急邇民之深意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  
正月以來義倉常平倉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  
熟稍得給之不意今春旱潦益深夏麥無望而秋成  
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苗上供米分在一  
路恐未能編及飢民訪聞發運司約今年合苗代上  
供外其餘糧令只依乞買價盡數支撥于都鄙出賣  
不得收買錢仍先是具若於苗代上供若干可以出  
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飢饉可支  
持至秋 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程行賚御札就  
賜司馬光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爲師臣備顧問可  
以尊朝廷服四夷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爲帝師勿勞  
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  
書條具聞奏者先言卿蒙恩推爲首相自知智力淺



屢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  
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  
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  
都堂與諸政商量事令執政就宅諮謀其餘常程文  
書只委僕射已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  
老臣從之司馬光辭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  
恩命中書舍人蘓軾不行張誠一詞頭范百禄不行  
李定詞頭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  
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縉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  
本意希功括苞或妄生邊事或連起行獄積其源流  
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敦正  
風俗修明紀綱茲出大恭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  
惡鉅者已斥則宜蕩除隱庇濶畧細故豈復究治以  
累天和夫疾之已甚仲尼不為御衆以寬有虞所尚  
為國之道務全大亂應今日已前有涉此事狀者一  
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  
歸美俗布告中外朕意焉 八月左司諫蘇轍言  
乞擇監司庶郡縣稍得良吏九月司馬光卒道見拾中  
丞劉摯言下詔以安反側非是乞寢詔書以免四方

疑惑翰林孝士蘓軾荐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科 十二月詔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 除  
葉康直為直龍圖閣權知秦州曾肇蘓轍再繳還詞  
頭曲為皇朝捐軀征進敢辭勞願掃蕩胡塵靜扶紅  
日上青霄頓不料權奸阻火速遣亟牌召班師旅旆  
戰袍空教父老望旌旄傳堯俞王岩叟同對延和堯  
俞前對太皇太后曰以御有才望用卿堯俞拜訖未  
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  
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意墮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  
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左司諫朱光庭

言學士院試館戰策題考試官不識大亂不忠莫大  
策題蘓軾文也詔特放罪王岩叟言應州縣災傷人  
戶缺乏糧食許結保借貸並令免息常平穀殺之  
二年二月詔左司監朱光庭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  
徧視災荒按累降旨撫措置賑濟有未盡未便並得  
從宜事罷稍重即奏稟仍訪本路從來如何賑濟今  
流俗多如官吏奉法不嚴即按劾以聞  
詔蘓軾撰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其子紹庭  
請也 三月學士蘓軾草太皇太后受冊詔 詔內  
外舉堪知州者從御史呂陶之言也 詔曰朕承祖

宗之休獲受大統涉道日淺昧于致治乃事失中以  
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暵為虐四方之內被災  
者廣生民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虛茲  
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歟賞罰夫當而稅賦無節  
歟民力屈竭而土木營歟抑忠言壅於上聞歟而德  
澤不流歟何大異之以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  
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叶致太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  
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四月詔旱暵為虐苗稼將稿民則何罪究實在予維  
測躬損膳尚慮無以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屢奏受

冊是欲以隆名盛禮如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  
來受冊禮宜權停罷仍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  
以久愆時雨司諫王覲有請也臺司諫蘓轍上疏欲  
乞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以盡群臣之異同閱  
人才之賢否庶乎災患可息 五月詔令奉天院降  
勅書獎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賑濟所言之元疾  
心存撫請褒擢故也 癸酉吏部侍郎胡宗愈為御  
史中丞因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  
之于比謂小人為奸邪小人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  
中立不倚者用之則用党自清因進君子無黨論

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御宜專有為之振畧無益之儀翰林蘓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旨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人無可議者但有司令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謂若聖恩優其所憫老臣眷養不已過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是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荅臣未敢撰從之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相執政酒果并黃金犀帶諭旨云知卿等干邊事極勞心故有是賜呂公著吉彥博等曰密賚可辭鬼章得罪先帝獲之誠可慶若便指廟堂之功則將帥聞之

過有希望啟向去貪功生事之弊可不熟慮彥博等遂各辭免不許乃受之臣僚言故令減放民間秋夏二稅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之類州里不肯依教令直行放免懇乞御史臺体訪民間欠負未經行遣及難以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部重行黜責詔令諸路監司限一月即速依勅結絕開具奏聞十月朱光庭為太常少卿詔運淮南二州所糶穀四十萬斛賑濟京路丁卯詔賜御筵于呂公著私第遣中使賜酒及禁中果寶綵金花環奇珍異十倍常人以御飲器勸在席飲甚苦惟于公著頗寬皆異恩也

壬申詔呂公著等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廉智邊  
事堪大用者公著奏荐孫固蘓頌李常孫覺趙瞻顧  
臨胡宗愈等七人 蘓轍為戶部侍郎顧臨為給事  
中 十一月孔文仲為中書舍人 豐稷為右司諫  
楊康國為監察御史 知樞密院安燾言大雪異常  
久陰未解細民失職上貶憂念願令貶黜以塞天戒  
劉安世為右正言詔罷變賣市易司元豐物從三省  
請也 甲戌蘓軾言臣近面奏圣旨何故屢入文字  
羅織臣具以疾病之狀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  
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  
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  
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  
前初無人言只道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  
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  
乞郡語言巧如醞釀謂之誹謗未及試院先言任意  
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臣切自惟蓋緣賦性剛拙  
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紛亦理之  
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辜負聖知上違恩旨  
欲黜而不乞則是與台謀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  
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奉士

除臣京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監祭酒之類或  
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三月呂公  
著為司空同平章國軍事仍一日三赴經筵二日一  
朝因至都堂議事 呂大防純仁制蘓軾草也  
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  
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  
今為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  
陛下曰不閑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閑  
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荐論耶曰亦不閑老臣事軾驚  
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閑請曰久待學士如此是神  
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  
此蘓軾文字也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  
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  
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  
知過軾拜而出撤金蓮炬送歸院 尚書劉摯守中  
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孫覺  
為御史中丞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  
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叶輿望惟胡宗愈  
公議以為朱允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為退言宗愈不  
可居水滸之任乞復新命授以外官 彭汝礪為中

書舍人范祖禹為起居舍人五月辭免從 傳克俞  
為吏部侍郎 王覲為右諫議大夫四月 五月翰  
林蘓軾侍郎蘓轍同廷對歐陽棐為著作即實錄院  
檢討尋罷 黃庭堅依舊著作即御史趙挺之言其  
奸回有是命王覲論胡宗愈不當落職與外任 太  
皇太后手詔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  
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丹以時奉行  
而情又疑有未稱皇帝有祖宗之奉尊無二上而吾  
推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讓以慰人子之  
心空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于典故有廢崇未盡令

開具以聞 七月丙寅翟思為殿中侍御史從蘓軾  
等舉也 詔遇災傷放稅六分已下其帶納欠負即  
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已上并行倚閣 八  
月王彭年為監察御史從孫覺盛陶舉也知齊州王  
岩叟為起居舍人三年九月侍讀蘓軾錄通英閣進  
讀寶訓之文以進弟轍作軾墓誌云嘗讀寶訓因及  
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  
良勸又黃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後死  
幾萬人帥臣掩蔽不聞朝廷亦不問事如此恐成  
哀亂之漸當  
輔者恨之

李常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孫覺引疾求罷九月十  
月李常元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康為著作即兼侍講

康初免喪即召用之 十二日劉卯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鄆州李教授周撞罷歸吏部用劉安世  
蘓軾言也 致仕范鎮卒 蘓軾上章言太宗殿庭  
畜馬云天下之衆非如養馬可置之殿庭當廣任忠  
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  
由上達因陳二世勝廣後主隋兵渡江事云近來邊  
將奏報不實此風漸不可長御史李常言蘓軾進讀  
寶訓奏邊將欺弊事乞根究以正典刑 詔戶部裁  
省浮費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今來官冗自  
宰執以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

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究本末以聞已而  
詔曰官冗之患從來尚矣流弊之極是萃于今以闕  
計員至相信庭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  
之源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教  
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德薄敢配前人已詔  
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忠義  
之士當識此誠各固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  
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裁減皇太后  
皇太妃准此韓忠彥蘓轍奏節用裕民請自宮禁始  
詔諸路監司勿荐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



韓川請也 四年劉安世言謝景溫差除不當二月  
景溫除知鄆州 二月知路州梁燾為左諫議大夫  
王子韶為太常少卿劉安世言子韶賢性儉佞熙寧  
士大夫十鑽之稱日子韶為衙內不以其造請公卿  
之門不悻寒暑也交權要子弟巧于自媒如錐之利  
乞收還誤恩 三月劉劄卒右丞胡作愈知陳州  
丁亥詔罷春宴劉安世李常以旱災請從其言也  
給事中趙君錫奏蘓軾乞外任除之杭州聖恩優渥  
待之不替而中外之望缺然解俸何者軾之文追攀  
六經蹈藉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楊億歐  
陽修及軾教人而已今軾飄然去國則險人邪黨必  
謂朝廷稍厭直臣奸人且將乘隙侵尋復進寔係消  
長之機軾領遠藩承流牧民亦足茲其所存但所施  
有限所利未廣豈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天下蒙福  
聽其謹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奸邪  
復謀善類益進伏望收還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  
經帷以成太平之基 四月梁燾對延和殿春夏屢  
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  
議無留政事方皇帝富于春秋太后保佑聖躬制政  
簾帷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採用忠言講求仁

衍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  
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年來中內進呈  
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決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  
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  
學日課經史熟記故事用之集賢校理李德芻為都  
官員外郎司諫吳安詩言其往在宗正寺憑藉安  
石氣焰御史程思言詔德芻依舊校書郎范祖  
禹上言正君心見輔導門四月李常等俱罷補外坐不  
言蔡確或不草蔡確責詞故出之孫升賈易為殿中  
侍御史徐州教授程師道候太學正缺日差從左諫

從梁燾荐也 秋范純仁罷相坐營救蔡確言之也

吳處厚論蔡確事見第二十八卷

王岩叟為樞

密都承旨黃庭堅為集賢校理 詔河中鳳翔邠經

自今並選差守臣從彥博請也 詔郡縣考課優等

人令三省考察任便從梁燾請也 詔郡縣蘓轍等

為賀僚國主辰使 九月辛巳詔太享明堂 范純

仁知穎昌府詔依大禮令賜物外加賜器幣二百五

十疋丙 十月朱光庭為右諫議大夫梁燾為御史

中丞劉安世為左諫議大夫韓川為侍御史司馬康

為左正言兼侍講川康皆辭免從之 十一月孫固

知樞密院事劉摯守門下侍郎傳堯俞守中書侍郎  
己丑太后手詔曰三朝盛禮會見王公群臣造庭  
奏觴上壽皇帝臨御五載恭以端莊慶集惟新受朝  
享吾總機務叶助政綱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令有  
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之稱願惟菲涼豈  
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于常觀是日皇  
帝致賀于禁中群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顯邦家之慶  
而形孝謹之風何必朝外乃為禮來年三月一日更  
不御殿受賀上壽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門  
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書天聖章獻明肅皇太后  
元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奏賀上壽及宰相百官契丹  
使以下起居稱賀之儀為請故有是詔劉安世范祖  
禹論禁中求乳母事蘓軾言浙江災傷十二月諫議  
大夫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  
謂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浸近后庭之女寵此聲流  
播寔損聖德五年春錄石介子師中為郊社齋即從  
劉摯韓忠彥孫固之請也二月豐稷為起居舍人  
孫升為侍御史三月楊畏為監察御史安世光庭力  
攻之翰林蘓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願  
陛下舉行祖宗故事詔有司罷朝會遊正殿損常膳

今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時政闕失

丁巳詔曰朕承奉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宗高未達庶  
政夙夜祇承慙若涉淵水嘗恐得之弗類無以下慰  
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効春雨弗若逮此孟夏  
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凜、民且狼顧  
雖禱祝備至神莫之荅惟省循自克則災或可消意  
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之懲歟後賦失當民病  
干事而莫之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  
用歟念之雖動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  
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

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上奉東朝深愧帝  
珍之日闕下臨庶尹尤冀嘉言上聞苟利于人其無  
不可蘓軾之詞也四月范純仁知延安趙鼎知太原  
尋易之韓川為中書舍人五月王岩叟為龍圖閣侍  
制樞密都承旨張舜民為殿中侍殿史楊康國為監  
察御史楊畏罷為工部員外劉安世為中書舍人蘓  
軾為御史中丞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唐老為右正言  
司馬原為左司諫楊康國為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辭  
免賈易為國子司業充殿中侍御史尋又改淮南提  
點刑獄八月劉摯大陟等爭吏額事見黨事門朱光

庭改亳州劉安世提舉崇福宮皆為鄧溫伯也次年  
正月仍為給事中梁燾出知鄭州范純仁為給事  
中王岩叟權知開封府楊康國為左司監孔仲武兼  
侍讀岑象求為殿中侍御史黃蘊為樞密都丞旨殿  
中侍御史言不當使之居要近蘊轍言太皇太后陛  
下深處惟慙耳目至少惟有臺諫官教人若聽執政  
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恐天下安危莫達於  
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徐君平虞  
策並為監察御史蘊轍鄧溫伯荐尚書右丞許將知  
定州以中丞蘊軾言也上官均罷知廣德軍以均營  
救許將中丞蘊轍御史岑象求奏也六年春御史  
添升為起居舍蘊軾為吏部尚書杭州召也劉安世  
為中書舍人尋改樞密丞旨正月劉摯為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王岩叟充樞密直學士食書樞密院亭蘊  
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蘊軾為翰林學士丞旨趙  
鼎錫為御史中丞丁未右司諫楊康國奏臣僚彈  
奏尚書右丞蘊軾不可為執政者其事有六陛下不  
以為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獎之  
厚而用轍之堅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  
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為如此若謂蘊軾兄弟無文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  
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排闕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  
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  
其為美麗浮歌侈艷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  
尤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于戚里中貴人家其學  
如此安足為陛下謀王赫斷國論與共熙緝天下之  
事哉 辛亥僉書樞密院事王岩叟奏事罷留身曲  
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用卿便宜盡心  
以報朝廷岩叟曰臣久去言路不得款對清光今欲  
少陳區、幸垂聽問何事岩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

諫從善凡所改更悉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靜百  
姓無怨歎之聲此成效也願信之不疑守而毋失則  
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願每于用人之際更加審察  
蓋邪正惟辨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  
中懷異趣不以今日之事為然者惟伺間隙以幸反  
覆此等不可一日容于朝太后曰此事裡面常說與  
官家因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謂要理會邪  
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  
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為一人遂  
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

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與之爭進惟自引去君子既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不可不慎願陛下常用心于此太后曰會得若叟乃退前知杭州蘓軾言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期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自下塘路由湖入蘓自覩積水未退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憐一方特賜旨揮發運司依元降旨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乞先撥二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糞運司去年元不收糶即乞一向截留上供米五十萬石却合法運司將春錢一百萬貫候今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亦恐不及于事鄭雍為右諫議大夫石丞蘓軾押入視事賈易為侍御史葉伸為殿中侍御史申請補外詔別有差遣安鼎為監察御史姚勗為方正言 庚戌通英進讀寶訓至除彭乘為起居舍人事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蘓軾言臣近奉詔書及聖旨不許辭免學士承旨恩命及乞即事

臣已于第三次奉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切慮  
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頃至盡露本心重于天聽  
陛下即位起臣于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異之  
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  
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  
始緣銜前差頌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與  
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斯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  
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常假以色詞故  
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頤等廢黜大奸數人而餘黨  
尤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身小臣周禮乃敢上疏

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常試朝料糧炒芥之微敢建此  
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  
行遣以破小人之謀自此黨人尤加分疾其后又于  
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此上疏爭之遂大失  
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  
累求補外俯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官臣  
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言語以為謗訕本無疑  
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不察其無寔而不  
降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始洞見肝鬲  
則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早



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  
益二人蓋公私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  
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謂顏章等以此知黨人  
之意未常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  
非大臣命意切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頹勢必如  
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  
路果弟轍為臺諫所攻殿出解字待罪又蒙陛下委  
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衆所共知黨人猜  
忌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軀復犯其鋒雖自知無  
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切謂人主之待  
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蕪而  
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  
所以不避繫牘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以  
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求遠矣伏望  
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旨揮執政檢會屢奏只作親嫌  
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  
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  
願居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

六月梁燾知鄭州因日食奏言臣聞日者衆陰之長

人君之象以清明傳照為德而不容侵蔽欺掩今又食五月之朔為變亦甚矣願陛下思所以消變之理而消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義又奏太后曰日災之應王弱臣強下凌上替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早正宮中之位以為內助願陛下外節政事以申主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 丙辰呂大防言昨得御前劄子以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頌示修宮費用以出自禁中此事近臣知之而外庭鮮

有知者因此令中外其知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為皇嗣今來正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制無分毫侵損國用比來有一二言者皆不知也八月范百祿轉對言三事云畫祖宗典故效先王陳迹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米粟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上神之祐而欽四時之和惟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路或有補云 趙君錫言蘇軾題詩事太后曰輒將此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猥云軾別有意似此何可當顯是括拾初費易言君錫想被易使之韓忠彥

曰君錫素無執持王岩叟曰君錫雖無執持亦非助  
惡之人今罷去士論亦惜其風望進退人太速陛下  
尤所當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  
岩叟曰須得中道者用之乃善聞八月左朝請即梓  
州路轉運判官董敦左朝請即黃慶基並為監察御  
史敦逸永豐人辛亥詔曰朕承至尊休德托于王公  
之上蒙成慈訓海內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  
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  
天地並旣稽歲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鑽  
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此壑  
請再三興言傷財面誠悉罷永惟大德之報方求尊  
安之祿此何不圖將何以示孝欽于萬方而達至感  
於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年歲旦齋在  
外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于  
中太上清儲祥集禧建炎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  
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  
夜宮觀罷散日被露肝胆冒聞聖慈致陛下每有宣  
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  
未嘗一日不思切惟淵衷遠慮深識用臣前言自識  
時矣乞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不

及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覩逆英閣講讀罷臣僚退有願臨呂希哲再留奏事臣不復豫聞切謂起居之職記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陛下宣荅訪聞皆須載錄修為信史今乃不得預聞臨等所奏深恐于分守未安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奏請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致闕畧從之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壅求罷政太后宣諭曰主上富千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復起視事 八年

二月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蘓軾在通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退而不應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當以揚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示任故希哲云耳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仁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自至穎昌即入對延和尋有是命純仁辭至七不允又遣中使促純仁就位及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覲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

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垂簾時惟  
勸章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又勸仁宗盡子道可謂  
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  
曰臣不肖何足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丙午辛酉太后有疾上不視事 壬戌呂大  
防范純仁蘓轍鄭雍韓彥忠劉奉世入崇慶殿問聖  
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除在京及  
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  
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后于  
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常處分至是  
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宣仁保祐哲宗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是四月丁丑資政大學士  
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  
之遵先帝意也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當以公著為師傅至是公著侍經筵  
癸未司馬光上疏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  
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言略云臣歷觀  
古今之行事獨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  
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不可私易是以區、首為  
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為臣進迂濶陳熟之語知臣

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原也 六月丙子起知陳州  
韓維赴闕遂留經筵 癸未呂著入見上奏切思人  
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  
用是竭愚誠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 一曰畏天  
二曰愛民 三曰修身 四曰講學 五曰任賢 六曰納諫  
七曰薄斂 八曰省刑 九曰去奢 十曰無逸伏望陛下  
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乞置御座朝夕願省庶聖德  
少助萬一 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秘書  
監傅克俞兼侍講先是御史劉摯言陛下紹膺天命

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成之善又上有太皇太  
后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備矣然方春  
秋鼎盛之時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  
見聞宜正士是接則觀講進讀輔道之官可不審擇  
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察下皆新進少年越  
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  
宜請罷兼職以允公議仍望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  
別選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  
任于是佃下皆罷因彥若克俞有是命 詔今月十  
三日開講筵進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

講讀仍留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乙亥初御迓英閣詔三省樞密院侍讀修注官講讀錫宴于資善堂賚銀帛有差

元祐元年正月甲戌上御迓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仍使人持去荅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雖小善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却狄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淵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昆虫蟻輒遣而過之且教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二月甲寅龍圖閣待制兼侍讀趙彥若為兵部侍郎兼侍讀宰相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略舉大要分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竊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庚午呂公著言伏觀今月十五日以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講筵是日上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

臣次日于延和殿簾前謝蒙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  
宮中別無行為惟留心典籍天下幸甚伏思陛下睿  
哲之性出于天縱而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  
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  
書二書皆聖人格言為君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  
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  
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治道者  
庶便省覽或游意筆墨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  
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  
書論語要義百篇今日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  
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不同也公著以同列者言此  
聖人經訓有補于治日宜親閱 壬申詔講讀官遇  
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  
旬一錄申三省先是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依  
唐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  
中臣主所行日進數則以備聖覽故有是詔三年二  
二月己丑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楊王顥荆王頤嘗  
令成都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稷白御史胡宗愈  
言之愈狐疑未決稷即獨劾御史趙屺與稷同進對  
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屺汗流給事趙君錫曰諫官如



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官 五月侍講范祖禹言陛下即位四年幸賴太后至仁盛德母臨天下垂拱無為治內晏然當今之務學問為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又云凡人進學莫不貴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欲勤于學問恐不得如今日專也臣切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天下幸甚 四年十二月左諫議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親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寶損聖德先是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侍經筵于今累年陛下

天縱先知聖德純茂對臣下日、如一未常少有差失此天眷皇家保生民社稷宗廟無疆之休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為子孫萬世之基傳太宗至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四十三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亡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嘗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始十年登寶位當此時人心凜凜憂危萬端陛下幸賴太后保佑扶濟艱難斥逐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

懽呼年來中外晏然北狄西戎無不順從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切惟陛下所以報之惟在進德愛身而已進德則為萬世太平之主愛身則無疾疾不貽太皇太后之憂今群臣萬民之心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惟望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切謂陛下保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可不愛惜聖體哉陛下好德則賢人動心欲助陛下之德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賤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一身

損益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慎陛下于此將何擇焉伏望察臣之心精專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思禮聽思誠服用思儉養民思仁使人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思此而強學不已以道德為麗仁義為美豈聲色可移哉惟抑情欲愛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又上太皇太后曰陛下憂勤必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一人之心天下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一人之身安則天下俱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一心：正而

天下正欲治天下必先安心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一  
者當今急務久遠之計也嘗觀司馬光言章獻明肅  
太后保護仁宗食必與俱最為有法伏望陛下與皇  
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損聖德無益聖體宜戒飭保傳  
令一以章獻為法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疏皆留  
中他日呂大防奏事將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  
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  
知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  
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處老身又常究治果無  
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對曰諫官例不與宰  
相見太后曰然則將如何止安世又字勿令再入大  
防曰范祖禹現修實錄臣間日過實錄院必見祖禹  
劉安世與之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  
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后宫進御事并令大防  
諭旨及祖禹得大防所諭聖旨即過安世此係德之  
污隆安世以諫名官安敢緘默大方侍徑筵上所  
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安世曰宰相所  
傳聖旨盡具奏知萬一有為給悔其可追乎安世遂  
奏云若陛下寔未嘗為臣之所言猶不廢職陛下萬  
一有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進曠官之誅願

亦可補于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清心御欲臣不勝  
倦、愛君之至范祖禹奏佞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  
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諭乃  
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  
責然臣言進德愛身宜常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  
安身正心遠慮必願勿忘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  
戒也其後章惇為相上謂惇曰元祐太皇太后道宮  
嬪在朕左右者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  
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去十人其去而還者  
皆色慘沮若方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  
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京謀誣元祐大  
臣常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  
死五年春范百禄兼侍講詔講讀官今後每過經  
筵退留講官各一員于通英奏對正月燾常奏疏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  
蕪之然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此知天子之尊而  
能成聖德必由明德乎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  
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  
接進讀勸講之臣使從容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  
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詢考聖心曉然日新一日可

底大成願加意勿忽又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  
已十五齒亦長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知于學皇帝  
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不可不學也願陛  
下當三春布德之先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開經  
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選  
茂俊之人誘植誦說擇謹愿之人輔視興復服勤道  
義為聰明睿智之勛踈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  
久乃成自然至于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  
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養成靜治為太平之賢  
主焉 二月壬寅適英閣講畢無逸編詔詳錄所講

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月范祖禹對迓英  
閣劄子言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初七月出御製觀文  
鑒二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  
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二圖皆常賜  
臣僚禁中必有本陛下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  
以見前代帝王之迹知祖宗創業之難有所勸戒易  
于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給事中兼侍講范  
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  
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賢人之德莫大于學在易  
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

曰龍德在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  
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至九五飛龍在天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  
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  
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九二九三皆曰利見  
大人蓋非學不能為大人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學之效也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  
禹湯文武汲仲尼皇其已久矣學始于伏羲至  
于成王易詩所嘗稱者少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

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德澤深厚遠過前世  
由以道德仁義之治天下人主好學故也陛下廣覽  
載籍歷觀前世創業守成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  
者乎由三王至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百年太平  
者乎今人愛惜寶器尤恐其傷缺况祖宗百三十餘  
年全盛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聞學則必問  
然後為學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至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  
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于四岳孔子稱舜之大知  
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

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闕  
天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于箕子成王問于尹佚  
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為天下之聖君子能守成  
無失豈有他哉強于學而已今所錄八篇上起伏義  
下訖神宗惟陛下憲道三皇稽德五帝執儀三代法  
象祖宗集羣賢之所行體乾道之不息則四海格于  
泰和萬年其永昌矣

元祐六年八月簽書樞密院事王岩叟言秋氣已涼  
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鷄鳴而起大禹惜寸  
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上  
問王岩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竇智先生學其人經  
明行修後隨仕四方無常師有一善則師之上云如  
此則得師多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閑居北  
門始識之遂荐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  
具葬乃去臣知琦為詳琦亦知臣頗厚教臣事君之  
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殆左右無所避中間惟誠意而  
已臣佩以終身上稱嘆久之 七年三月甲寅王岩  
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  
書岩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專久而

不倦則勤如此天下幸甚 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  
侍講范祖禹臣伏見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前已  
執政若使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天下第  
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此在陛下主張用  
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純懿久侍仁宗書筵彥  
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  
得罪其事可諒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為中書  
舍人臣常言其可備講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  
官有關之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  
武仲學問該合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  
知制誥兼講制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  
事呂希哲乃呂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閤室其  
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希  
哲是臣妻兄久不敢荐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  
無嫌乞陛下詢大臣參攷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  
脩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識熟知之甚久宰相之  
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臣又乞外任故  
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選用吳師仁自布衣  
以仁義稱于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學官衆論  
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三荐師仁乞采衆論



又言臣讀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  
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  
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五者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  
陛下留意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  
生之望讀劄子畢又言臣觀仁宗行事每示人好惡  
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夫邦無道如  
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仁宗曰蘧伯玉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  
之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  
言也人君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若史魚以開

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  
人大德也如此之類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此

此係三月

辛亥六月辛酉梁燾辭尚書左丞願于舊

臣者德疎遠之地圖任老成揀拔雋良庶使輔任得  
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使趣拜燾曲謝太皇太  
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燾曰臣不才謬  
當寵任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  
願陛下留意 壬申御通英閣侍讀願臨讀寶訓  
癸酉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蘇軾侍讀 八年正月  
丁亥上御通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畢讀

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藉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講畢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德之法寬仁之法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致太平者陛下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矣上甚然之學士范祖禹言陛下

下近者却見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懽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寶宗社無疆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結天下陛下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治也遂悉集仁宗聖政百七十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學士趙彥直為翰林侍讀學士己下係七年十一月癸巳三月癸卯翰林學士范祖禹為翰林正學士祖禹力辭不許又力辭兼侍講學士曰臣伏見仁宗之初孫奭為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馮京

避親除侍讀學士後為翰林學士不兼侍讀神宗初  
司馬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初不兼學士之  
職臣叔祖鎮每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知陳州  
神宗召還復為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  
去歲蒙除禁職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讀學士今復  
蒙申前命遂兼舊職是臣因避嫌不期年得兩學士  
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又以臣  
久在經筵仍兼職即先依舊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  
則于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乃詔以翰林學士兼侍  
講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

范祖禹顧臨上言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  
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八月庚午以  
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  
體前此大防等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  
毋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  
得吉兆九月癸卯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  
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  
成在庭聞者莫不摧隕今將摠覽庶政延見群臣四  
方之民仰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嗚呼可不慎哉

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在陛下加意非難致也願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無難然陛下所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于仁宗慈聖光獻之于英宗鞠養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如太皇太后之于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歡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常毫髮假借族人而己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歿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隨天下之望不以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不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豈有他哉凡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當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進仁宗既親萬幾不免墮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

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

位太皇太后輔政之際臣民上書者萬數皆言政令不便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欲陛下同改之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法者有罪當逐陛下欲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所讐疾衆庶同欲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于其間哉願不如此天下不安耳惟陛下心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有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入其語不正其罪恐奸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則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于陛下有

虧必大失天下人心夫小人非為朝廷亦非為先帝  
皆為其身計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  
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  
地故當預防之但此等既悞先帝今又欲悞陛下天  
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哉如臣等所言雖萬一無之  
然不敢不慮于未然或有纖芥流于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矣初蘓軾與祖禹約日上章論列  
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附名止于臣字下  
加等字久借勸講又云久備講讀其餘無所增損又  
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于朝廷文字失于過當不  
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後數日祖禹又言陛下承六聖  
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  
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  
庫不可用非其道抑畏敬飭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先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  
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  
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事

可教燕薊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勞苦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持循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願陛下靜守毫髮無所改為詔左右大臣勤心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于朝諮諏善道察納讜言邪正萬事是非皆了于聖心矣今陛下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聖政不可移也金石可變

聖心不可變也使讒說者不得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

### 宣仁議立哲宗皇后

元祐五年五月皇太后宣諭宰臣皇帝春秋甚高將來納后儀式可講尋討論以聞六年四月辛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太皇太后宣諭曰為選皇后已百十家極難得可者今得狄謩家似可大防曰好門戶太后曰有二事女庶出嫡出嫡悍如湏評薄此事不容錯也王岩叟謂劉摯曰禮湏夫婦所生大防曰不得已無可奈何岩叟曰國家之盛舉豈宜作不得已

事后二日大防等進通禮問名篇岩叟曰陛下疑之極是摯曰禮須別外祖叟曰今禮經既先言夫婦所生方字三代既序外祖陛下試觀此是何義意太皇太后曰如此未免別選岩叟又曰此事重要今天下人無可指議乃善大防又曰不知更選定幾家乞宣示太皇太后曰只為勸婚難輒曰必十全及明年太皇太后問狄諮家事大防猶欲成岩叟力言不可乃止十一月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等官同共詳議臣

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知者四不可不謹臣謹稽上古叅後世為悉數而詔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臣幸備勸講其職所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后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七月乙丑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昨兩制禮官集議各具所見皆有典據今日恐難盡行臣等尋以叅酌進定進入太皇太后曰前議已曾省覽其間有可行不可行者蓋取其可不必拘泥古昔大防曰臣以聖諭欲望明示



可否然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遑安不審的中已  
有定議否外間謂在京臣僚皆取索家狀惟高向二  
族未取大防曰為國家計自當付之公議况自古選  
后多出勲戚之間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不以為嫌  
望降聖旨下二家依例供進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  
皇帝無所不可今若自詔識亦非便大防等曰今禮  
物悉備惟太皇太后脫畧小嫌特留聖旨使大婚早  
定下慰四海之望 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  
儀制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從已足得中可行大防曰  
國家大體俗禮可盡依小有拘忌似可除去 太皇

太后曰此非小事今若減裂異時致議論即悔不及  
昨卿等言取索家狀自家未有相當者高家女少合  
得相法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為光不在資質固知如  
此亦似不思大凡人間女子養于閨閣賢與不賢人  
安得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係人  
之福力仁宗皇帝選妃先獻且入宮中便是當時亦  
不預知其賢德后来母儀婦道輔佐功烈超絕古今  
雖聖賢異稟亦由仁宗福德招之豈人力也英宗幼  
為穎王納妃揀選迨八十餘家最後是太后入見英  
宗一見便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由皇太后福德

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選擇早有定議太皇太后曰  
固夙夜在懷三省樞密院言議到納后六禮詔從  
之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  
亭遠使館舍今納母后而先居夷狄之館非所以觀  
示四方正始之道也乞以內尚書省為行第從之  
祖禹又言請皇后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  
並服袞冕以重大婚之禮不從執政奉事延和語及  
立后后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召大防曰  
若門閥不可雖有容色亦難取王岩叟曰須勲德之  
家乃可服天下心太皇太后家有其家有其人止協

天下望不頂小以嫌為辭太后曰只為不堪高家亦  
安有此福大防請召都知押班由閣子中間當許之  
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于內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  
命乞除付是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  
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嫌於大盛又恐人物不堪  
上意却成難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  
密勛得所系甚重于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  
王家或有人聞蜀國長主之女前疾今已無他太  
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說不佳大防曰說固不佳要是  
長主發出耳十一月七年三月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

到納后儀詔依復四月己未內出制書立故馬軍  
侯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之女為皇后仍令所  
司擇日備冊命 季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常制  
承太皇手詔立皇后朝廷慶事天下幸觀臣敢為兩  
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下旨講求迎  
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簡施行不宜少損  
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  
陛下為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聖于外正人  
則政事純一朝廷安靜奸邪自消可終無憂者二也  
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思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

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需以慰群情四也四者皆今日  
急務可濟中外歡心簡而易行望留宸念 四月王  
岩叟進中宮懿範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  
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于東上閣門 壬子翰  
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  
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選正宮中已得賢淑冬至大  
禮自當郊見天地上下協應雖政機之煩久勞同聽  
同斷人主不可過時此今日甚盛之舉也願場處  
以彰至聖如臣言為然望向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紹聖三年八月上以孟后失德賜號玉清妙靜仙

法名冲真居瑤華宮章惇初成是獄成上  
曰今日之事誠出于不得已惻怛見于顏色惇等亦  
曰廢太后事也不敢復有開陳願少寬聖心其後  
悔悟嘗曰章惇壞我名節元符宋皇太后復位號  
上遺志而行之也